牧民心書 第十三

除害
山林
川澤

卷廿七
卷廿八
卷廿九

共十三

牧民心書卷之三十七

洌水 丁鏞 編

除害 刑典第六條

爲民除害牧所務也一曰盜賊二曰鬼魅三曰虎狼三者息而民患除矣

吾人相聚燕居閒談問所怕者三何者𡨋怕人見參差或云畏盜賊或云畏鬼或云畏虎三者之爲民害可知鬼患之作必有人召淫祠妖巫鬼所憑也故鬼患以除妖爲本

盜所以作厥有三由上不端表中不奉令下不畏法雖欲無盜不可得也

上不端表者使臣牧臣貪婪不法日傘之陰指爲大盜表既不端景何由直盜且竊竊然相謂曰位隆如彼望重如彼受國恩如彼猶且爲盜吾儕小人朝不慮夕誰能悄悄以自槁乎盜之相聚恒言如此惡得而禁之乎孔子謂季康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盜此之謂也

霞山令話云葛衣居士南方之傑也嘗過雙橋之市遇軍官執一盜縛之以朱索蒙之以紙罩反接以詬道葛衣道士忽前把盜臂放聲大哭淚潸潸交下且弔且語曰冤哉子也胡受辱至此一市大驚圍三匝以觀軍官大驚命卒並縛葛衣居士曰子之縛我何居以我之黨盜乎盍亦聽吾之言而縛

之縱之軍官曰何居士曰今羣盜滿地田盜其穴户盜其賦賑盜其廩倉盜其利訟盜其賕盜盜其贓察使帥臣與之朋比匿之不發厥位彌尊盜力彌強厥祿彌厚盜欲彌巨行則樹旗居則垂帷翠袍紅絛裝飾鮮楚終身逸樂莫之敢誰何而獨此三饑四饉鼠穿狗突者蒙此大辱不亦悲乎吾是以哭匪有宄耳軍官曰噫先生之言是也謝之以酒而遣之中不奉令者凡討捕軍官皆盜之頭領也不挾軍官盜不盜也通衢大市驅盜入墟表裏和應乃行剽竊簞盜無行盜之法富家豪户衣服器用盜雖盜之不能賣之其賣之者軍官也率贓十金盜食其三軍官食七例本然也新盜落草例行叁

謁三獻其贓乃謀自食一或自私乃解主官又喉廠盜廣吹富民（查庭拔引其黨盜言謂之吹）或稱同黨或稱買贓株連蔓連無辜駢首既吮其膏乃白其冤又於獄門與作外援授繼設梯使之逃逸鎮營兵營凡所謂討捕軍皆梁山泊頭領牧宜知此凡民間有告以失物者密密招諭使之推還　密諭曰盜者之情官所洞悉汝所不知安有盜矣汝不推還我則棍汝汝猶不悛我則殺汝示之以必索之色持之以必罰之信未有踰旬而越月者矣示之以必殺之色持之以不懈之勤則軍官轉告群盜自然逃散六期爲遍之內無復以失物告者矣余始至西邑有盜殺人奪牛月餘乃覺僉曰已遠余覘之以

必索之色持之以必罰之信七日而獲之事見欽書
下不畏法者凡盜之窩主皆在城邑之底邸店之間山下孤
村非盜藪也逆旅之家日閱千人雖有生客人所不疑若靜
僻之地一客纔寓四鄰究詰蹤跡即綻辭說大播故凡藏蹤
之人皆在邸店十里五里連環布陣有諜則互相和應有急
則互相傳報贓之所匿孥之所託皆在是也　牧欲緝盜宜
嚴糾店舍毋得匿奸三令五申諭以必死一有所犯即斷之
以律不少饒貸則盜無所爲藪也大明律窩主新贓者斬餘各有差當事者宜考焉
宣上德意赦其罪惡革舊自新各還其業上也
龔遂爲渤海太守時渤海歲饑多盜宣帝召爲太守曰君何

以治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耶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遣之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迺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晉江道為令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首厚加撫恤旬月之間襁負而至道嘗曰

悖逆之民可以恩結無知之衆可以理喻苟免飢寒疇思兵刃乃朝廷旣煩其賊徭都邑復益其徵求不得已而刼奪以謀生是求活也非求亂也

魏田豫還南陽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為羣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羣盜一朝皆散

北史房景伯為清河守郡人劉簡虎曾無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縣屬追訪之署其子為西曹掾仍喻山賊賊聞不念舊惡一時俱下 鄭瑄曰士大夫虛心和平每

事須出人意表無令小人之心可以相測也

唐馮元常為眉州劒南有盜掠人財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賊相率脫巾面縛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鑄錢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置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

廣濟蔡河有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顥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如是然後改行屏跡道不拾遺有恥且格不亦善乎

後漢鄭毅為騶令行德化人得遺寶於道求主還之

閻憲為綿竹令以禮讓化民有男子杜城夜行得遺囊中布綿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化

羅衡為萬年令路不拾遺人家牛馬皆繫路邊曰此屬羅公者

北史趙熙為冀州刺史甚有威惠嘗有人盜熙田中蒿為吏所執熙慰喻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蒿並當作藁）

蘇瓊除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其鄰郡富家

悉將財物寄至界內以避盜冀州人伏氏大富被賊攻急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

宋世良拜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隄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于此人皆語之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它境人又謠曰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已上並北史

范純仁尹洛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秣馬歇店中見老翁

負暄墻下有人告曰黄犢為人所竊矣翁坐不向問須臾再告而失犢翁容色自若徐曰必隣家戲藏耳謝異而就問曰爾一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為盜而已犢果還謝歎息而去

曾公亮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户不閉至號公為曾開門嘗有使客亡槖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内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程伯子為鎮寧判官一作扶溝縣地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

盜告其妻曰我與太守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郎逃自
剄行狀
元德秀爲魯山令有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左右皆曰盜必亡
去而德秀曰吾既與之約矣明日盜取虎而還矣明李驥知
河南府河南境多盜驥爲設火甲一戶被盜一甲償之犯者
大署其門曰盜賊之家又爲勸教文振木鐸以徇之自是人
咸改行道不拾遺
奸豪相驚怙惡不悛剛威擊斷以安平民抑其次也
趙廣漢爲潁川太守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
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

北周韓褒為雍州刺史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師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置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諸盜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戮身籍没以賞前首者旬月間諸盜咸悉首褒取名簿勘之無差并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跡

兗州舊多盜刦及李崇為刺史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

之處便慮亂擊四面請村閭設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由是盜絕滿州置樓懸鼓自棠始也

向文簡知來興有告禁卒依滕為亂者密使魔其袍甲衣袍伏廡下明日盡召賓僚其官置酒縱閤命滕入召至帶公振袂一麾伏卒盡出盡擒之各懷短刃即席誅亂卒補庭張衆賓從伏衆

魏元楨為南豫州刺史時山蠻抄掠楨乃召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楨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死囚使蠻射限命不中楨即斬之又預數

左右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楨乃臨坐僞擧目瞻天微有風動楨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劫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郎命騎追掩果傳送十人郎死囚十人着蠻衣者楨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蠻等皆叩頭楨郎斬之因慰遣自是境無暴掠

柳雲龍爲豐基郡守時兵亂未熄飢饉疾疫有擴賊羣聚山峽中持兵阻險出入焚掠食人爲糧鄰邑惴恐不敢下手公設爲方畧悉加勦捕其黨几鮮嶺內外數郡得安事聞增秩

朴炡爲南原府使有盜根株窟穴盤結侵漁竊發相繼吏不敢誰何公惛得邑人之可托以事者廣耳目設方略偵其羣

飲掩得相牽引指告面證口脈就鈇鑕者數十百人湖嶲獄百里閭民始安其生以勞進秩嘉音封錦州邑盜有遠者迹穴窓刺公擬首而傷足蓋先已有戒心旋據易卧故盜計不售事聞 上重惜公召還邑人請蔵徒衛行公止之盜亦不敢再動

懸賞許赦使之相捕使之相告以至殘滅又其次也

張敞為山陽太守膠東渤海盜賊並起敞明設賕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翕然

吳陳表為將有盜官物者數人惟收施明拷掠明素壯悍俠

死無詞廷尉以疑聞孫權使表以意求其情實表乃去其桎梏飲食沐浴以誘其歡心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特釋明而戮其黨 吳志

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録得一偷鞭之令偷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羣偷恐為所識皆逃走

周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劫鄰人被囚者衆慶以賊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牓官府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漏泄今欲首服恐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来告慶乃復施免罪帖居二日有一奴面縛自告帖下因獲黨與

韓琦知鄆州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折除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令至今用之

宋[illegible]衣其衣裾以辨不替以資緝拔亦小數也

張敞為京兆尹時市肆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求問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僮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令致諸偷以自續偷長曰今一朝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

遂殺賊數百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糸綖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宋高繼宣為益州都監蜀人冒仍元夕大張燈知府薛奎戒以備盜繼宣籍惡少年飲犒之使夜潛誌盜背明日皆獲

盛昶為縣令有盜數百夜刼庫昶潛登庭樹貫朱墨二筆伺
盜出入濡筆灑其衣明旦閉城門密命邏者衣有跡者悉捕
之不失一人

陳述古知建州蒲城縣有人失物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紿
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囚
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無聲為盜者摸之有聲述古帥
鐘甚肅祭訖以帷環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
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一囚無墨訊之果為
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

北齊高湝任城王為定州刺史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

被偷淅乃令人密往書菜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後境内無盜

僞鞏運喪譎盜之恒例也僞訃祭哀詞盜之小數也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盒置金百鎰尋為盜所得天后大怒謂長史曰三日不得盜罪死湖州別駕蘇無名請見后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臣為陛下取之會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衣縗絰出赴北邙者可踵之吏卒伺之果得馳白曰胡至一新塚設奠而哭不哀即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盡

寳物也天后問曰卿何術而知此盜對曰當臣到郡之即日
此賊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偸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拜
掃計必出城賊即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親也哭畢巡塜
相視而笑喜塜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擒賊計急必
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賜金帛
加秩二等

唐呂元膺鎭岳陽出遊忽見有喪轝駐道左男子五人衰服
而隨元膺曰遠葬汰近葬省此決奸黨令捜棺中皆兵刃
曰欲過江掠貨故假為喪轝使渡我者不疑耳公令劾之吏
有同黨數十已期集於彼岸並擒以付法　按戊申之難逆

賊李麟佐等以兵刃藏於喪轝中暮過清州舍于東數以其
夜襲殺兵馬使亦此術也

柳公綽為襄陽節度使歲險鄰尤甚有齊衰者哭且獻狀曰
遷三世十二葬于武昌津吏聽過公綽即命軍候擒其人破
其柩皆實以稻米蓋葬於歛歲不應並舉三世十二葬故知
其詐耳

北齊任城王高湝鎮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水浣衣有乘馬行
人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
靴示之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刼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
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周楊津為岐州刺史有人齎絹三百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被劫人來告津乃下教曰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捕收並絹俱獲

運智出謀鈎深發隱唯能者為之

後漢慕容彥超為鄆帥日置庫質錢有奸民以偽銀二錠質錢十万主吏久之乃覺彥超知之陰教主吏夜穴庫牆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揭于市召人收捕仍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執之服罪

後魏高謙之為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詐作金以市人馬因以逃走詔令人捕之謙之乃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得詐市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中私議者有一人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問服罪 北史

唐閻濟美鎮江南有舟人傭載商人其間有銀十鋌藏於貨中舟人窺之伺其上岸乃盜之沈於泊船之所船夜發至鎮閱貨覺其失銀遂執舟人以訴公問曰客旅宿何所曰此去百里浦汊中公令武士與舟夫同往索之公密謂武士曰必是船人沈於江中爾令楫師沉鉤取之吾且重賞武士依公命鉤引之銀在篋中封署猶全公覆之舟者立承

唐韋臯鎮劍南有逆旅停大賈賫貨万計因病而斃之隱没其財因以致富公知之又有北客蘇延販於蜀得疾而卒公使驗其行籍已被店主易換公乃尋究經過審勘於吏詞多不同遂劾同店者立承欺隱凡數千緡與吏二十餘人分賍悉命赴法由是劍南無横死之客 丘許 欽書

宋桑懌為永安巡檢明道末京西臯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使捕之懌閉柵示怯乃夜與數卒服盜服迹盜所常行處老少皆走獨一媼留為治飲食如事羣盜懌歸三日復自携饌就媼以餘遺媼媼以為真盜乃稍與語因及羣盜媼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知閉營不出漸還矣某在某

處某在某處後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祭殿直也爲我察盜之實的居處切勿泄乃分軍士悉擒之

元胡長孺爲寧海主簿時至大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公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驅卒十人躡其後公至巖中人突出要之公方遜辭以謝驅卒俄集皆成擒俾具道其黨置於法夜行無虞

張淳爲永康知縣時巨盜盧十八剽庫金十餘年不獲御史以屬淳淳刻期三月必得盜而請御史月下數十檄及檄累下淳陽笑曰盜遁久矣安從捕寢不行吏某婦與十八通吏頗爲耳目聞淳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淳令他役詐告吏

負金繫吏獄密召吏責以匿盜死罪復教之請以婦代繫而已出營貲以償十八聞丞往視婦因醉而擒之及報御史僅兩月耳

張淳為永康知縣有盜在逃一日赴召甫就車顧其下曰某盜已來去此數里可為我縛來如言蹤之盜正濯足於河繫至盜服辜永人駭其事謂有神召淳曰此盜捕之急則遁今聞吾去將歸耳以理卜何神之有

姜裕後為定州牧使境內有八口同炊者一夜屠盡而賊不得公以計捕之竟致之法論者謂雖禁君山無以加焉

近有人為楊根郡守境內多盜賊常民人往來時密問其里

可疑之人私自記之糶糴賦役人民聚會時必招其人嚴飭
之盜賊斂跡 順菴政要

察理辨物物莫遁情惟明者能之

前秦苻融為冀州牧有一老母日暮遇刼盜行人為母逐擒
盜盜反誣行人融曰二人並走先出捧陽門者非盜既還融
正色謂後至者曰汝郎盜也其發奸擿伏如此盖融性明察
以為盜若善走則決不被行人所獲以此測之先走者是捕
逐人 晉書

宋楊繪知興元府吏請捕穿窬盜庫縑者繪輒視之蹤跡不
類人所出乃呼戲猴者詰於庭一訊具服遂正其刑稱為神

明

北齊高潡爲定州刺史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潡乃詐爲上符（上司之符檄）市牛皮倍售價直使牛主認之（使詐索皮中斷訊之）因獲其盜

宋錢龢知嘉興縣有村民告牛爲盜所殺龢令亟歸勿言告官但召同村鮮之遍以肉餽之知識或有怨即倍與（恐新怨與舊怨相混無以辨別）民知其言明日有持肉告民私殺牛者龢即收訊果其所殺

禹弘封爲竹山府使往龍仁縣縣有人賣牛于市得十兩銀置于傍爲人所偷去賣牛者追之其人亦以爲已物遂訟于

縣縣令詰問賈索用何物偷者能對而賣牛者不知乃給偷者弘圭疑之復問二人居地而因之密使人各捕其妻問之賣牛者妻言其夫賣牛往于市偷者妻言其夫空手往于市遂訊偷者得情一縣驚服

張鷟在河陽有客失驢三日訪不獲詣縣告因捕急盜乃夜放驢而藏其鞍鷟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餵處遂搜其家於積草下得鞍人服其智（一本作張敖）

唐懷州董行成善察盜有人從河陽店盜一驢並囊帒天欲曉至懷州行成於市中見之叱曰彼賊住下驢子即承伏少頃驢主尋蹤至或問何以知之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

也凡人引驢遠過是故知其為盜也

高澈為定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驢與脯俱被盜明朝告澈澈令左右及府僚吏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知之推獲盜者

王蜀時有許宗裔守劍州部民被盜墜下識之迫晩告官捕獲一人所守贓物惟絲絇細紈而已宗裔外問縲因訴竜捕見本家物并被盜人互有詞說乃命取而家絲縧車以絲絇量其大小與囚家車徑同又問細紈卷時胎心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對開示之見杏核與囚款同於是被盜人服妄人之罪 紈者絲九也

凶年子弟多暴草竊小盜不足以大懲也
王曾王堯臣等八九條錄在賑荒篇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
刑之又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
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私勿復盜也
枉執平民鍛之為盜能察其冤雪之為良斯之謂仁牧也
後唐孔緇為長垣縣四鉅盜富有資產及敗所幸貽則四貪
民也勢家及獄吏受賂鉅成此獄都不訊鞠款成當誅緇慮
囚無一言領過蕭墻囚屢回首緇疑其情未究召問之實枉
適以獄吏高其枷尾故不得言請退左右細述其事四盜俱

伏法四貧民獲雪

周高防知蔡州時世宗部民王義為賊所刼捕五人竊治贓仗已具將置辟防疑其枉取贓閱之召義問所失衫袴是一端布匹曰然防令校其幅尺廣狹疏密不同因乃徧究問何故服罪曰不任箠楚求速死耳居數日獲本贓而五人免

宋邵曄知蓬州錄事參軍時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為刼盗悉置于死曄察其枉不署牘請按其實全不聽道豐等號呼不服即而獲正盗道豐等遂釋全削籍為民曄代還太宗曰爾能活吾平民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

吳王肅知蔡州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上遣中貴馳至蔡以
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公曰此不可鄉人相聚為佛
事耳一弓手召之可也乃館使者日與飲酒密遣人召十人
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　昔在西邑監司飛牒言金川郡溪
山中羣盜四五十人屯聚有白馬將縛兔山縣軍校至義廳
前諭遣之厥明日四五十人打兔山縣門吏奴擊逐之亟發
校卒及助捕軍數百人令及時勦詩闕到一府震恐余曰休
矣招小校纖弱者一人勿帶朱索但持官帖直往盜窟傳之
諭頭領三人來小校涕泣不已余曰汝往金川地聞街頭取
言必得擇慮入盜窟如果可畏汝其回來小校辭去厥明日

以盜頭三人至閱視皆良民也兔山之校誣告也時金川府洪良浩爲余言金川之民賴以得活

宋范正辭爲江南轉運副使饒州有羣盜刼富民財捕得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察其非實更訊旣而有告羣盜所在者追捕伏法十四人得釋

宋趙植爲益州轉運邛州蒲江縣捕刼盜不得而官司反擊平民數十人楚掠强服且合其辭若無可疑者植疑其寃盡得其實釋之

高麗金黃元守星州有吏捕殺人强盜以至公熟視曰非賊也趣令放之判官李思緖力爭曰此盜已服公不聽後獲它

盜果向之殺人者吏民服其神明
任允錫為咸興判官府人朱辰楨母子為盜所殺有朴斗文者被告公疑有寃緩其獄用此罷歸後數年竟獲真盜斗文得白人始服其明
崔時卨為永柔縣令嘗失官紙數十束小吏有私紙自疑移置其鄰而見獲人皆以為果獲盜公禁係此小民不問累日竟得真盜小吏得釋縣中莫不服
李夢亮嘗按湖西鎮川縣鞫強盜供案已成牒請正法而捕盜者自持牒詣公公致之前盤問捕盜狀得其言色即叱吏収縛曰此叛主奴也必貪賽士人來討強奴反遣執縛而吏受

其賂從而成獄也詰之果服

証引富民枉施虐刑為盜賊報仇為吏校正貨是之謂脅狀也

昝州刺史卬貴殘虐聚歛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為黨以納

其賂嘗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窟被訴下獄謫維州司户至犀

浦賜死

劉皓為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鞠刼盜獄吏令盜偽通買物者

証引買賊者十餘人乞追證皓佯為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今買賊人

來待及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命並鞠獄吏別以它吏引賊

至庭下認之皆無識者賊與買賊人不相識皓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

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知其不買賊吏置重法一境欽畏

不敢欺　余昔為討捕使見吏校嗾盜凡村民財高者多誣引爲買贓人治盜者不可不知　凡被誣引之人雖初招落空不能無贈於吏校乃嗾盜再招又復如此三招四招株連數十人捕校帶朱索至平民之室即一牛已解平民入府中白寃而歸又一番典賣牧宜知此凡買贓人名出切勿傾信三問四詢若係誣引甘死不辭而後乃可召至如係誣引即用周牢問何吏何校教唆為此行罪勿赦　每見老校黠者先告于牧曰盜告買贓人多不可信屢變其辭自是例習牧深信此言謂所告老實不知此校陰嗾誣引陽為此言以自拔耳

鬼魅作變巫導之也誅其巫毀其祠妖無所憑也

鬼魅愚美人令人崇奉或假作惡人顯露令人崇奉惡人或憑依土神石佛或憑野獸毒虫令人崇奉無知之物總之巫覡神師術客妖僧之流為之誘導以掠民財收宜嚴察此流其惑世誣民者誅之勿赦則妖息矣

淫祠諸條並見禮典祭祀篇

大明律云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妄稱彌勒佛白雲會一應左道隱藏圖像夜聚曉散扇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案律文如此宜恪遵而無違也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椽歲斂民錢為河伯娶婦巫覡良

家女好者卽聘取洗沐張絳帷浮河而浸俗言不爲河伯娶
婦水來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送豹至河上官
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視其好醜婦至豹曰是女不
好煩巫嫗入報河伯更爲求之卽令吏抱巫嫗投河中有頃
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
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立待良久曰彼皆不
來奈何復欲使㢠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畱客
久之可皆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爲河伯娶婦矣豹因
漑其河爲十二渠以漑田
唐左振爲黄州人歌曰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又歌曰吾

鄉有見巫左公能殺之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輒數起火居民憂恐媼因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適如其言民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大也宜殺之乃斬媼于市自此火息

高麗安祐爲尚州判官時有女巫三人奉妖神惑衆自陝川歷行郡縣所至作人聲呼空中隱隱若唱道聞者奔走設祭莫敢後雖守令亦然至尚公杖而械之巫託神言怵以禍福尚人皆懼公不爲動後數日巫乞哀乃放其妖遂絕

高麗沈諹爲公州副使忠烈王時有長城縣女言錦城大王降我爲錦城堂巫又與同縣人孔允卯通作神語王議欲迎待所

過州守皆公服郊迎廚傳唯謹至州謁不待巫怒傳神語曰
我必禍謁退寓日新驛夜謁使人覘之女與允卯病遂捕鞫
之俱伏

南春城以雄性剛果爲法官有巫挾妖術以惑世公拿致之
將刑巫逞其妖公所坐交椅搖動不可安身左右莫不失色
公毅然不動却椅坐席而巫又搖之公倚壁而坐巫術乃窮
遂杖殺之

閔聖徽爲安東府使有女巫騁妖士女奔波公杖殺籍其財
以補民役

假
託佛鬼妖言惑衆者除之

石晉時冠氏縣僧院有鐵佛高丈餘中心空一朝忽云佛能語教戒徒衆士庶雲集施利三衛張軫詰其妖巧卒人圍寺盡遣僧出潛開僧房得一穴通佛座下即由此入佛身勵聲歷數諸僧過惡遂擒戮之其魁

程珦知磁州又徙漢洲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宋史道學傳）

程伯淳爲鄠縣主簿南山僧舍有石佛世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縣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後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林俊按鶴慶州俗崇釋信鬼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與約積薪俟之果雹即止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諸淫祠三百六十區加祀孔子籩豆舞佾

高麗權和為清州牧使固城妖民伊金稱彌勒佛惑衆云凡禱祀神祇者食牛馬肉者不以貨財分人者皆死若不信吾言至三月日月皆無光又云吾能使草發青花木結穀實或一種再獲愚民信之施米帛金銀取至守令或出迎反至清州公縛其渠首五人因之馳報都堂移牒諸道悉捕斬之

憑依雜物邪說欺愚者除之

孔道輔為寧州軍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眞武殿中一郡以為
神州將率官屬往觀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
其頭觀者初驚後莫不歎
程顥調鄠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産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
中使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奏云飛空而逝自是
民俗嚴奉不懈以為神物顥捕而脯之
宋王嗣宗知邠州城東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
挾為禍福嗣宗毀廟燻穴得十數狐盡殺之淫祀遂息
王源知潮州山上有大石為怪源命鑿之果獲石骷髏怪遂
息乃琢為碑大書曰潮州知府王源除怪石

高賦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畜蠱毒値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絕（宋史循吏傳）

高麗鄭習仁知榮州郡將視事吏以故事請詣消災圖焚香習仁曰人臣不蹈匪彝災何由生若其死妄順受而已命吏撤去

虎豹噉人數害牛畜設機弩穽攫以絕其患

凡捕虎之法太上弩刀也（其刑知半月表裏有刀）其次檻穽也（俗謂之檻穽）其次阱槍也（鑿坎植槍五六枚上設麻桿覆以土令虎陷）寘下者大炮也凡砲手行獵十百爲羣橫行里閭討酒索飯其害反有甚於虎豹斷

下可為也宜令村村設弩機得五六則犀虎相招而遠遁矣
恭山筆談云凡捕虎來者必須原賞余聞貴人之言納皮之價必過二貫兩二十虎皮之價亦過一貫今官之所賞抵不過一石之粟弩刀之費尚不能防民背為之乎宜觀其皮以其大小量價輕重使其所賞與價相當又於賞賜之外論其首功擢為軍官蠲其戶徭但不過一年賜之以酒肉樂之以管絃等之使出民未有不勸者矣
劉琨為江陵令縣有大災琨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為光祿勳問曰行何德致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　案此真是偶然非劉琨謙辭也信

有此理便是愚牧益與周公亦必焚山林驅虎豹乃去其害

況放衆乎

後漢董㤃爲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㤃聞而出哭虎曰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爲殺之其一向㤃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民爲之歌頌 案

此亦戲劇之言耳

後漢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今爲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

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浮渡江　案此必田捕獵反爲民害也然弩檻不可不勸設

崔閭德爲安州牧使有一村婦泣而言曰虎殺妾夫公曰吾爲汝報仇迹虎手　之部其腹取其骨肉支節畢以衣服備棺埋之其婦感泣不已一州之人至今慕之如父母 青州關誌

樂安城西廢井有毒蛇氣所中輒殺人忽或時出道上邀犬豕食之市里驚奔以爲神蕭信公至郡蛇不敢出公滿秩去三日復出爲患民追公不可逅得其衣履爲位設而拜之蛇復不敢出衆乃持弓矛往塞其井覆以大石就其傍立公祠祀之　案此亦神怪之說不足信也

陳文惠堯佐為潮州通判潮之惡溪有鱷魚食人公命捕得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

牧民心書卷之三十八

洌水 丁鏞 著

工典六條 山林 川澤 繕廨 修城 道路 匠作

山林 工典第一條

山林者邦賦之所出山林之政聖王重焉

周禮山有三等曰大山中山小山林有三等曰大麓中麓小麓各置官十有二人為之守禁仲冬斬木而万民之斬材有其日邦工之掄材無禁制凡竊木者有刑罰春秋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月令云季夏命虞而行木仲冬伐木而取箭巳自堯舜之時其法本然故舜納于大麓大麓者掌村之官

也天官太宰收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蓋以棺槨葦灰莫不於是乎取資也自周以上尺地寸壤莫非王土王以其田授民收其田租王以其山授民王以其林授民王以其川澤授民收其賦貢以供王用自秦以降王無尺寸之地以自封殖就民田收租則民怨就民山伐木則民怨太阿倒柄久假不還王者無權民不知德此識務者所深憂也乃我邦山林之政惟有松禁一條檜柏楓樞一無所問至於松禁法例特嚴條甲至密然養生送死生民日用之物不關一竇全塞四嚮其勢不得不潰決而奔放命令既亂民莫適從咸空言以設禁哉按法以竹罷山林日耗財用日匱上之無補於國用下之

不給於民命一縣之令無如許之何惟於法條之内參酌謹守以免目前之罪過而已

封山養松其有屬禁宜謹守之其有奸弊宜細察之

續大典曰諸路黃腸封山等處遣敬差官慶尚道(安東英陽醴泉盈德聞慶奉化寧海等七邑)全羅道(順天巨磨島興陽折令島康津莞島等)則十年一取江原(三陟等二十二邑)則五年一取擇取梓宮(東南之材為内梓宮海島之材為外梓宮) 又曰諸道封山禁松犯斫者重論(上自一律下至杖六十當事者宜考焉) 宜松山船材帥臣守令擅許擅伐者以私賣軍器律論(中外公廨修補亦勿許斫伐) 松田放火者以一律論(通編云監官山直重棍守令勿罷) 大典註云生松犯斫人處私自徵贖守令邊將計贓物 案國無美材惟

松是用宮室棺槨咸以松造而其禁條之廣且密如此法益得行矣試論莞島一處餘可類推莞島者黃腸之封也命使守之縣監管之水使禁之監司領之小則棍其賞五十大則訊杖其罰四十其賞數萬然環莞島數百里之地宮室仰莞島舟楫仰莞島耒耜仰莞島鹽者仰焉陶者仰焉薪者炭者仰焉凡鋪乎地汎乎水燃乎竈爇乎鑪者無一而非莞島之木由是觀之制法有未善其犯之者未可以盡議也一民就囚百株加斫本以木入還以木出本以木元還以木住代諸木以當贖錢此其自然之勢雖商鞅臨之亦莫之禁也監守之利吏校之犯小民之所毒 國家之所失餘無為也山則以童

村則以擾法則以廢財則以耗餘無為也宜倣古法官以仲
秋監民取草官以仲冬監民取木其可以材者養之其不可
以材者鋤之其叢茂者疏之其壅腫者除之官收其賦以補
公用民受其契以息後患公私之便莫此為善然一縣之令
無如之何宜知此意禁則禁之犯則寛之毋令民財日削公
材日損抑所宜也

茶山筆談云船村必出於封山宜於封山建立船廠聚船匠
以居之專一造船其修改舊船及以私山之材造船者亦令
載木至廠以造之其別處造船者用私鑄之律如是則船材
發賣可補公賦一便也衆工聚居其藝必精一便也或造或

修船舊無漏一便也以此材造此船均所不免而既廠以監
之則其斬伐有節又一便也然一縣之令將若之何　船
材謄例詳見余船廠論均從議半進今姑略之
茶山錄云一日熾爐起莞島照耀天地所焚者累千萬株營
吏縣吏與之朋奸以八十株報營以八千錢賂裨將遂得無
事而薪炭用皆量而吏分利凡封山失火牧宜親審不可使
監吏代之

私養山之禁其私伐與封山同
禁松節目云沿海邊三十里雖私養山一體禁斷　按山之
所以私養者為其欲私用也如其禁斷同於封山人誰有養

之者哉日撻而求其養猶不養矣故沿海諸山無不童濯唯貴族墳墓略自封樹而已其禁條宜與封山大有差等使聞自勸之路則其蒼茂必培矣牧遇此事宜察民情凡自伐其木者毋用酷禁其自水營侵困百姓者善為譬解毋至破家則民頌其作矣

鄭晩錫為延日縣監應旨上疏曰沿海諸邑皆有封山而營邑徵求亦甚多端松子松脂松簟松板每一輪納其費夥然此惟山下居民受此困苦耳若其為四境同然之通患者一枝一板民或取用雖是宅山所斫他邑所貿而營邑吏校憑藉侵漁無藝無厭故作室者怯於鳩材治喪者懼於斲棺甚

者旣搆而旋毁已封而還掘夫棟宇楹桷吾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而有財不可為悅於心不能無憾豈不嗟哉延日縣封山舊有二處一曰陳田二曰雲梯其後又以葛平山應台山北松亭大松亭錄之於松養山與古封山一例禁養並為六處而陳田雲梯距海門二十里轉輸極難故雖戰船改造倭館修葺而一椽一桷未嘗取用於二山有名無實莫此為甚况葛坪應台在於二山之內周圍旣小培植全踈北松大松雖在海濱地形低平土性斥薄一望荒沙初無數株之松而其應求應役同於二山無少差別豈非民瘼之大者乎六山為阱民何以堪臣謂陳田雲梯雖不可廢新增四山并即

革罷許民耕墾則所補於公者豈化於無益之封山哉臣又
思之封山松禁非不嚴密而本縣所用一應木物旣皆責之
於封山京師及道內諸營之册板書板亦必配搭於封山山
旣無材輪以代錢蔀屋窮民何處得之不得不斫松以責之
耳及其木根狼藉見捉於營門則又賂以物苟幸彌縫計戶
計牛收歛極多畢竟債負何以塞之不得不斫松以賣之耳
官以是封山下求民錢民以是封山上應官求官非自斫特
一間耳宜定爲式自今營邑所用一應木物無得侵責於封
山則民力少紓而山木亦得養長矣
封
山之松寧適朽棄不可以請用也

禁松節目云風落松勿許發賣仍於所倒處朽之　又云貢膳山代木依尺寸作板其兩端截去者勿許發賣仍非本處燒之　按俗稱風落松必生蟲蛀甚則曰風字從虫取以生蟲豈不愚哉凡禽獸急死則味美緩死則味惡（詩傳有上殺又中殺下殺之說）凡草急死則液全緩死則液枯瘁此自枯松之所以生蟲也若風落之松則何必然矣風颯之初即用斧斤與斬伐者同今也不然風颯之初莫敢犯手既反數月乃斷為材胡不蛀乎（或其風落在於春夏液升之時亦所以生蛀）梓材兩端之無故焚燒亦近於暴殄矣然法例既然雖公廨修補所須甚切不可請得於上營也

小之役其有奸弊者察之
梓材曳出之日數郡齊動萬民呼邪悍吏豪校鞭背蹴脽饒户饒村咸以銭防疫癃殘疾其役偏苦亦牧之所宜念也凡引重之法治道為先造車次之道既平濶三人當十人之力車又圓轉十人當百人之力何苦而不為是也游衡車者先朝華城之所製也其車一輛費不過百錢梓木雖不足以任一車而兩人曳之兩人推之兩人護之六人而已若夫連拕之木其載車卸車皆費人力者宜依起重小架（縛木為三又形衡鈞以舉之）亦可以省力也於是量用幾人乃於民户均攤數葉之錢雇人以運之則民無害矣

禁松節目云風落松勿許發賣仍於所倒處焚之　又云黄膓山伐木依尺寸作板其兩端截去者勿許發賣仍於本處焼之　按俗稱風落松必生蟲蛀甚則曰風字從虫所以生蟲豈不愚哉凡禽獸急死則味美緩死則味惡（諺稱有上緩又中緩下緩之說）凡草急死則液全緩死則液枯瘁此自枯松之所以生蟲也若風落之松則何必然矣風飈之初即用斧斤與新伐者同今也不然風飈之初莫敢犯手既及數月乃斷為材胡不蛀乎（識其風落在於春夏液升之時亦所以生蛀）　梓材兩端之無故焚燒亦近於暴殄矣然法例既然雖公廨修補所須甚切不可請得於上營也

黄膓曳木之役其有奸弊者察之

梓材曳出之日數郡齊動萬民呼邪悍吏豪校鞭背蹴脽饒戶饒村感以錢防疫癃殘疾其役偏苦亦牧之所宜念也凡引重之法治道為先造車次之道既平濶三人當十人之力車又圓轉十人當百人之力何苦而不為是也游衡車者先朝華城之所製也其車一輛費不過百錢梓木雖不足以仕一車而兩人曳之兩人推之兩人護之六人而已若夫連抱之木其載車卸車皆費人力者宜作起重小架縛木為三又形衡鉤以擧之亦可以省力也於是量用幾人乃於民戶均攤數葉之錢雇人以運之則民無害矣

商賈潛輸禁松之板者禁之勤於法而應於財斯可矣

續大典曰板商必受本曹及歸厚署帖文公私棺材之來泊京江者歸厚署什一收稅條粧板松板之不合棺材者本曹什一收稅所屬必受本曹本署兩處公文後本道許以給有之無公文者一一屬公從厚署思賻棺板每年二百枚謹地方官收稅歸厚署全管國用棺板板商分給諸官家各衙門

通編云歸厚署今革屬繕工監　洌水有二源其一曰黄驍之水謂之南江其一曰綠驍之水謂之北江凡二水之沿其守令酒債皆出於屬公板然吏校提十其告官者一其受賂而放之者九守令提十其屬公者一其受囑而放之者九畢竟公財日損而無補於　國用宜倣周禮仲冬斬木林衡監

之收其賦入以補公用法所宜也然一縣之令無如之何宜知此意禁則禁之犯則寛之毋以苛酷取民惡毋以貪濁取人言不亦可乎

植松

培松雖有法條能弗害之而已矣何以植之

經國大典曰外方禁山禁伐木放火每年春栽植樨松或下種培養歲抄具栽種數啓聞違者山直杖八十當該官杖六十　通編云外邑人私植松一千株可成材者該守令親審報觀察使論賞　按風吹子落自然成林禁之而已何以栽爲

德山樵夫作僧拔松行云白蓮寺西石廪峰有僧彳亍行拔

松𣏾松出地纔數寸嫩幹柔葉何异嬰孩直須深愛護況
復老大成蚪龍胡為觸目皆拔去絕其萌孽湛其宗有如田
翁荷鋤攜長鑱力除稂莠勸為農又如鄉亭小吏治官道剪
伐淡棘通人蹤又如為敎兒時樹陰德道逢毒蛇殲殘凶又
如槃騷惟兒披赤髮拔木九千聲訩訩招僧至前問其意僧
咽不語淚如霰此山養松昔勤苦闍梨從蒭道約恭惜薪有
時餐冷飯巡山直至鳴晨鐘邑中之樵不敢近況乃村斧淬
其鋒水營小校聞將令八門下馬氣如蜂狂提前年風折木
謂僧犯法撞其胸僧呼蒼天怒不息行錢一萬纔贖縱今年
斫松出港口為言備使造艨艟一葉之舟且不與只賭我山

無舊容此松雖稱晉則大拔出樹根那得慵自今課拔如課種猶殘雜木聊禦冬官帖朝來索榧子且拔此木山門封諸木栽植之設亦徒法而已量可久任宜遵法典知其速遞自無勞矣

大典曰諸邑楮漆箭竹成籍藏於工曹本道本邑栽植培養桐木諸司各十株栽植培養本曹檢察外諸邑三十株觀察使檢察濟州三邑柑橘柚每年栽接榧木櫨木山柚子定傍近人看守兩南沿海諸邑柑橘柚每秋監司定差員看審具數啓聞 種菜條例已詳勸農篇

農書批答云 答楊州儒生安成宅 近來卯麓在處童濯一旬之暵川則

立涸數日之雨虎則善類旱田水田俱受其損豈但柳木一
種爲然栽松檜枌榆椅桐梓漆與所不可早前故相之撰出
松政節目也有万株以上別般論賞之議而未見一道一邑
之奉行朝令者今不必別立科條惟在乎申明舊典
茶山錄云桐木之植國之急務也中國之船皆用油灰艌縫
油者桐油也戰船漕船公私諸船其所須桐油幾千斤矣一
邑三十株庶可用矣必一邑三千株分植諸村方可矣但
考株數其油之自用與蔽賣轉賣官不復問官欲用之以價
求之毋得徵斂然後民乃業植如其不然雖日撻而求其種
不可得也

橘史云南沿六七邑皆產橘柚(西自海南東至順天)所屬諸島其產益豐數十年来日衷月耗今唯貴族之家或有一株島中唯縣官所封四五株而已詢其故曰每至仲秋卽卒持吏帖来數其顆封其幹以去及其黃熟始來摘之或風落數箇卽使追補之如不可得徵其本價傾筐塈之不酬一錢烹鷄撃豚其費夥然四隣嗷嗷咸咎此家以其所費徵於此家於是陰鑽厥木攙以胡椒厥木自枯乃除其籍(攙胡椒則木自死)萠蘖傍出剷之剪之子落苗生隨卽掾之此橘柚之所以耗也近聞濟州亦有此患若此不已不過數十年吾東無橘柚矣 王祭不共將若之何大抵立法之初原有未善故其流弊至是也天

之所生地之所養春風雨露自然榮茂差人看守非計也蓋
負看審非計也但飭其種勿復照管反其熟也厚酬厥價柴
其攘奪於是乎繁殖矣禁條愈密民苦益甚又誰肯種之培
之子　茶山西去百餘步有一貧士有橘一樹歲得錢五六
百以納還較其說稍漏郎卒來侵咆喝万端突入內圍貧士
不堪悱憤手持斧斬以予之一室皆笑余作斬橘詞以嗟之
劉隨為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伐木為柵壞輒易之頓困民
力隨令環植柳數十万株以限內外民得不擾
崔潤德鎮安州種柳數万株于州治之南藏州基而捍水災
人比甘棠不敢伐

梁九疇知汶州郡奉法公勤臨民簡嚴種果松于西山三百餘株至今官賴其意

嶺阨養木之地其有屬禁宜勤守之

續大典曰嶺阨禁養處定標之内冒耕放火者亦依松田律

嶺阨者賊路之衝關防之設也然其樹木之養冝觀表裏形便平時雖不築城臨亂宜亦樹柵（或築土為堡）凡城址之外冝乾乾淨淨無所隱蔽使賊兵無所藏身惟城址之内多植樹木一有寇難可伐木以為柵亦依木以為蔽或斷木以為械亦擂木以禦敵者也不然城址不畫表裏不分漫山包谷茂密成林惟以樹木為塞路之具猝有寇難未及剗除若賊先

取要路據之為隅因木自樊以放銃矢削嶺阨之設適足以藉冠齎盜豈有補哉其跡透如此而厲禁之嚴甚於封山凡近嶺之民一有樵採即兵營巡營膚挍狼胥咆哮以逞威虐家蕩產以至流徙是下民之阱棊布而星羅也公廨修補而一桶不取戰船改造而一板不資徒為下民之阱將何益矣然既有邦禁其察守宜謹也　如西路之青石洞十里長谷盤回重疊外門雖或不守回路曲障可以伏兵其聳木固當也

月沙李廷龜禿城記云城居廣野之中無險阨之阻有山斗起於道傍又無樹木望之童童然故名禿城人視之尋常不

以爲奇壬辰倭寇大至都元帥權慄轉鬪八據于玆屢却賊兵於是人知玆城之得形便爲國中要衝也 按此記文其山本自童禿而無害於守禦矣今其城周之外樹木叢翳安知不反爲害矣

黃海觀察使權修上疏云洞仙嶺爲要衝其險足恃若使長養樹木蔚然叢薈則藏兵設伏皆有可恃臨機斫取樹柵距路亦可籍以有用 按嶺阨禁養之意本只如此先察其表裏形便以爲禁養之限不亦可乎

余在谷山遊月峴嶺記云文城堡者北當四嶺之衝古四介南通谷山之路而於堡之南有所謂月峴嶺者禁養樹木包山

谷郎一草一木民不敢犯者二十餘里竊怪夫文城之於
谷山自有坦路万馬並驅拳石無礙賊何苦舍此易直之路
而必月峴是趨哉是不敢知也
韓子喬為江華經歷嘗至京 上引見問以事公請種木齊
尼山十年後可以作柵又多設大砲則制對岸敵兵矣如是
者凡三策 上善之卽令施行

山腰禁耕之法宜有測定不可縱弛亦不可膠守也
續大典曰山腰以上起耕者禁斷山腰以下則舊田勿論新
斫木作田者一體禁斷 按山之崇卑有万不同則其腰之
崇卑亦有万不同法既不明欲民之無犯難矣丘陵敦阜雖

山脊不可禁耕技山峭巉之地巔雖可禁自脊以下不必禁也惟崇山大嶽其高入天方可以議其腰也須於平地立表測高或限三百丈或限二百丈嚴其限界俾民無犯抑所宜也

與菴私議云火耕之弊古人言之曰山谷無木而沙汰莫禁也曰野田覆沒而經用日縮也曰山林童濯而寶貨不興也曰禽獸不息而事大交隣皮幣難繼也曰虎豹遠跡而山行者不操尺寸之兵國俗日就拙弱也曰材木耗損而民用日窘也雖不得一切禁之山腰以上宜令勿耕此本西厓柳先生之論

李東稷為全羅監司國法厲禁邊山專為漕兵船儲養也諸

宮家利其膏腴恣行火耕公請於朝刻椽種木

西北蔘貂之稅宜從寬假其戎犯禁宜從濶略

續大典曰蔘商下去江界時戶曹給黃帖收稅（每張收稅錢三兩）無帖文人徃者以潛商律論元貨屬公（關西監營及熙川寶山神光等鎮嚴察專搜驗帖文後許入雖一兩蔘無帖文而私貿者與受僱以潛商論）私商之與江界人潛買賣者許人執告其蔘貨全給告者　産蔘邑守令或有境內潛商而不自發覺因事現露則從重勘斷　案此戶典也其燕京條館行商潛商收稅屬公諸禁令條例雜載於戶典刑典當事者宜考焉

貂蔘者吾東之重幣也自漢書南北史以來凡論樂浪玄菟

勾麗渤海之貨皆以貂蔘為首此禁條之所以不得不嚴密也然 國之所需唯黃帖稅三兩而已餘所謂屬公者都歸於貪官污吏之橐不補國用徒剝民財將何益也 江界之法凡採蔘者授官帖入山經秋過冬風餐露宿虎豹與居熊豕與遊九死一生備嘗艱苦及其出也搜其囊橐探其懷袖一角之蔘曾不少饒咸以輕價勒奪入官託以貢獻悉歸私裝奸吏猾校自下操縱賄賂所行漏竇交穿國法不行官邪徒長究何益矣 牧宜知此其貢獻所用咸給本價毋竊其剩(每負蔘一兩其本價四百兩) 其餘聽其自賣無攘一角其或犯禁者細察情理其罷殘可矜者破法以寬之其奸濫可惡者照法屬

公從實報司無或私自其有不可報者留補公用或修軍器
或施武賞一錙一銖勿以肥己則清白之名庶乎其無愧矣
姜裕後為江界府使其俗專以蔘貨為業時或逃入虜境見
執則厚反朝廷禁採嚴甚民無以為生公教以農桑勸課甚
勤然猶不免饑凍公度我境道里與民期日而遣之採蔘曰
某日皆歸見我否則當以越境論民皆如期而至曰我旅之
恤我至此若違其令殃必反焉
續大典曰西北沿邊犯越採蔘佃獵者首從皆境上斬（犯越首倡者籍沒家產）
犯越斫木者依採蔘律論　犯越人容接教誘者
與犯人同罪知而不告者良賤邊地殘邑為奴出身以上邊

堡充軍陳告者與潛商陳告者同賞(見刑典)條例尚多當事者宜考焉

廢四郡論云閭延茂昌虞芮慈城今謂之廢四郡彼人採蔘者千百爲羣結閭張幕長子育孫四時長留遂作居民守土之臣或彎弓裝砲以圖驅遣則彼人亦彎弓裝砲以擬接戰憮然以退任其所爲守令匿不以報察使匿不以聞以千里有指之疆拱手奉獻於亂法之民今且百年 世宗 世祖經營六鎭 穆陵之世新設茂山昔也強隣之地尚或拓之今也 祖宗之土無故棄之此何事也故相臣南九萬力主復郡之議柳尚運力主廢國之論畢竟姑息之計合於時議

柳議得行南議遂格此志士之深恨也長津之水發源於咸興之黃草嶺北流五百里至三水府葛坡堡東入于緣水禿魯之水發源於寧遠之雪寒嶺（漢史所云轄列罕嶺亦或云單大嶺）北流四百里至江界府高沙堡西入于緣水乃於兩水之沿各置五六箇小堡以作邊防而緣水之沿東自葡坡西至高沙（即四郡故地）曠無防守則四郡之地業已割而棄之矣強隣侵食尚云哀憤況於亂民之犯越乎朝廷誠以此意移咨北京則烏喇總管寧古塔將軍將糾禁之不暇何煩乎我矣根深蔕固歲久年深一朝大勢有變則西北二路不復為我有豈不悲哉先朝軫念先復厚州一鎮計將以次収拾而未及卒事此今

日之急憂也收宜念此凡把越之禁宜思恪遵雖以嬴生事
身被流竄何所恨矣其蔘貂銀貨之日散月漏此是穅秕之
餘非所愛惜惟　祖宗之土不可以不守也
貂鼠皮鹿茸之屬亦重寶也西北邊邑之例每令獵戶八山
畧給糇糧及其出也其皮其茸並無價白奪盡盡不歸一至
是矣毋曰舊例自我立法凡貂皮鹿茸皆準時價酬以米布
則清白之名庶乎其流芳百世矣本土價輕其視京價不及其半直

東南貢蔘之弊歲加月增盡心稽察毋至重歛
續大典曰關東諸邑則進上蔘商外他道人貿蔘者一切嚴
禁現捉者自本道杖一百定配　附蔘造蔘之類隨其現發

屬公一依造銀錢律處斷

鄭晄錫爲延日縣監應旨上疏曰貢蔘之弊至今日而極矣山採漸稀家植遂多古所稱羅蔘之山出者雖或有之甚商潛附審藥朋奸審藥者醫官之在營幕者非其所賣無不退斥故列邑貢獻皆從蔘商貿納其例已成不可破也貢蔘一錢價錢四貫四兩十並計其看色價秤縮價輸運價及審藥醫生等人情雜費則一錢所入恰過七貫而皆出於民力或攤徵於田結或收布於保率如軍丁之法賦役漸煩軍容益艱豈非切骨之弊乎誠若以土産進獻則雖價至萬錢刀貴十倍 御藥所供孰敢有議今也不然名曰羅蔘實皆京貿徒以經進之物轉

囬復納此不過蔘商之囘利醫藥之居貨耳豈宜使此民膏以厚彼而已乎如欲救弊莫如作貢（謂如大同法）而議之已久迄未有定臣竊怪之若云不產羅土不可充貢則今之所進皆是京貿也若云貢獻之價不可斂民則今之所斂尤無限節也若云 御貢之物不可作貢則大同條例之中 御供諸種不可勝數即貢蔘原額未嘗不分數作貢也然則何所拘礙不知變通耶今若以儲置價米反各邑所斂一錢四貫之錢作貢於京裏則營邑之間無限滲漏者可以減除而田役稍輕軍餐亦有裕矣

金銀銅鐵舊有店者察其奸惡新為廿者禁其鼓冶

續大典曰諸道産銀處設店收税私採銀者限其身當配(無論)
(戶曹定京外營邑如有不稟朝廷新設銀鉛店者道臣以上罷職守令以下拿問)　經國大典曰諸
道産鐵處置冶匠成籍藏於工曹本道本邑每當農隙吹鍊
上納　案周禮卝人之職掌金玉錫石之地為之厲禁以時
取之自漢以来鹽鐵之權領在公家此王公之大貨也金銀
銅鐵廣設鑛店以補國用金銀銅鐵各為差等以為國幣即
余之苦心也(詳見田制考)
今之鑛店皆奸民私設戶曹收税極其些略而藏匹匿奸取
盜興亂農者不能借傭傭商者不能權貨財良田日蹙(金店費田)
淘以混沌日鑿(銀店鑿山至百尺)他日雖有廟堂之臣議行收採之
金

法而山精裹敝不復泉涌為今之計莫如嚴禁其舊有之店
察其奸惡以備不虞嘉山賊洪景來亦本以金店聚黨其新出之卄戢其首
謀以折亂萌不可已也余在西邑有奸民三四人議設銀店
例有朔稅納戶曹關文來余嚴治其民遂不奉行 金店銀
店例有朔稅納于本官為此小利自召大亂非牧民者之所
為也

列聖御製正宗末年右議政沈煥之請禁採金 上批曰顧
今逐末之習務本為恥欲行反本抑末之政一邊頒示農政
綸音一邊任他游食射利可乎申諭八道俾即嚴禁令前設
店處一切革罷以其民歸之南畝 臣謹按先王之法民分

九職農以出穀虞以出材卝採之官以斂金錫不必以無木之故而遂廢万務特奸民私採者在所嚴禁必自户曹差出壯採斯無弊矣

李尚汲爲端川郡守出銀貨公曰此窟也利官人少有不謹則身名可惜遂洗手奉公歲貢外鉛鉄之剩悉用以代民鉄軍丁之逃故者前時皆責於隣族公又縮節私用以那餘充免其侵擾

李東岳安訥爲端川郡守有銀穴贓人常多公持廉謹吏付之取吳隱之詩扁其軒曰不易心

土產寶物無煩採掘以爲民病

大典曰諸邑寶物產處成籍藏於工曹本道本邑者守一所謂寶物者慶州產水晶成川產黃玉沃川產烏玉長耆產磊綠藍浦產硯石海南產羊脂石黑山海中產石雄黃之類是也凡寶物所產皆為土民切骨之弊牧宜知此有求勿應有告勿採歸來之日勿以一卮攜入裝中於是乎清吏乎

採金之法又有新方苟有朝令試之無妨

金護軍節金論曰吾東八路皆產黃金其所以禁之不採者為有二弊一曰妨農二曰召亂其謂之妨農者何也採金者必踏水而淘之此非寒月之所能故必於春夏為之愚民重利舍本趨末耕耘失時此一弊也其謂之召亂者何也稅金

之法本計人額故額多則梲多額少則梲少以此之故監採之人方其募採之日不問來歷貪多務得蟻聚烏合亂雜無統蔵匿奸慝無不到此一弊也朝家之設法厲禁不得已也然奸民盜採終亦不息有禁之名無禁之實上不補公用下不正民習揆以王政不宜然也今別為規制條列于左

一火涸之法先鑿土坎如水窩之形又起厰屋數十間下依燧坑　百人掘土五十人擔而輸之納于土坎監務與日數次試篩一擔以探其有無多寡切勿令單人輩私自更篩窩土既滿以次移之于燧坑使之乾燥以去津濕乃以碾石細細磨碎次以疏密兩篩篩之先拾其粗大者次以車芝之

法去其篩下之土又以篩篩之法取其微細者（車芟未詳以篩踈之法疑篩把擦之）終以木槽之法取其碎屑則金之在乾土中者自無一星之漏落而一鍬之土可不日而畢篩矣軍人輩只令掘土勿令淘金則一星之金自無遺失之患　大抵淘沙得金雖是古今之常法若非暑天無以用水妨農之害職此由也黏土凝結難解枉費時刻沙土雖曰易散亦須人力如塵之金淘之極難今番用此法用火代水以冬易夏誠不易之良法也

一產金多在谿谷間空閒之地或與田畓連絡則必須量給田家既採之後還其田土其在田主不過暫時之借也立冬

以後春分以前又非耕作之時庸何傷乎且凡田地經搗經燒倘同糞壤變瘠爲饒廳取其價利之所在何所怨矣惟大村及墓地衛把處不可許採

一採金須於立冬日起工至春分日則停採嚴立期限令無得踰越

一雇人採金擇根柢审實性力勤幹者填差其掘土者百名負土者五十名自本曹另給腰牌明著烙印人給一枚使之佩持凡無佩者勿許混處每日給雇幾錢（本地風俗各自不同不可一定）每十五名有監督一人使喚一名亦各給餼料幾錢　又每一務置幹事人幾名亦各給餼料幾錢　額數既定凡額外之

人一切嚴禁勿許贅附以除望風坌集之弊　按既欽火澗
則樵軍須有十餘名方可以繼柴標也　餘詳卄採考今姑
略之

牧民心書卷之三十九

洌水 丁鏞 編

川澤 工典第二條

川澤者農利之所本川澤之政聖王重焉

周禮川衡澤虞之官掌其守禁収其賦稅賦稅者地官之所掌惟其畎澮溝洫之事本冬官所掌故馬融謂司空者司其空地者山林川澤是已考工記官之類而匠人溝洫之制是詳是備我邦大典山澤司隷于工曹鑿渠灌田者工曹所係也

周禮稻人掌務下地（即水澤之地）以瀦畜水（堰豬畜流水之波）以防止水

補之限也以溝蕩水水行也以遂均水田首之小溝以列舍水□云列田之畦
时也舍水於列中以澮寫水田尾之大溝以涉陽其水作田因田首之隅前非所芟之
草鍾按瀦者蓄內水俾勿外洩也防者遏外水俾勿內攻
也溝者渠也瀦與防皆須溝以行水也列通作留水田之凹
陷也俗語云裝味先王之法專設一官以掌此事今之民收胡澗
袖手以坐視也湖澤有淤宜以時疏浚也隄防有壞宜以時
補築也溝渠有壅宜以時鑿通也方言云穿洑水陀有壘宜以時
回導也先於上流挖田其衝突之勢畎澮有破宜勸其補完也畦留叢瑣
宜勸其拓合也合衆畝以為一民收之責莫怠於力農力農之本莫
怠於治水故禹稷躬稼先治畎澮史記李悝專治水利歷觀

前史其循吏茂績都在水利今之民牧乃於茲事視之為越人之肥瘠抑獨何矣

川流過縣鑿渠引水以溉以灌以作公田以補民役政之善也國之急憂在於民庫民庫之役歲增月加民將不堪牧宜相地穿渠以作公田以其歲入就補民庫之用將為萬民之利不但數百頃良田為一鄉之賴而已　鑿渠必先截流截流者洪也（以繩截流以取魚謂之洪其義相類）呂梁洪百步洪皆截流之名俗謂之防洑非矣（音義俱訛）凡截流之法須用大石乃能水潦不致崩潰凡大石之運必用起重諸法（見奇器圖說）先自石所平治其道抵于截流之處作游衡車數輛以運其石卸石皆用起重架

以省人力上說見厥費乃少也

龍尾玉衡凡水車之制最是良法然錬鐵未精製法未熟昔淳昌申承旨景濬屢作水車終不能食效非講究之不詳國無良工也近世博聞之士亦屢試不驗必使百工技藝精備入妙而後此事可議今姑略之

星湖先生曰天下最可惜者以有用故之無用夫四野枯槁而川流空然注海豈非可惜今壅水溉田者恒患水深野高或水駛易潰此皆不費力之患也水從山下其源必高久則鑿開而勢低矣若積以歲月累石填坑以漸遏流則沙土澱游水道亦將隨而漸高漸高增築豈有不可灌之理

魏西門豹為鄴令（文侯時）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漑田民民得水利皆饒足　史起為鄴令（襄王時）決漳河灌田鄴民大怨欲籍起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它人代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曰鄴有賢令兮為史令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

漢文翁為蜀郡太守決湔口漑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利

　按鄭國開涇水為渠李冰開蜀渠漢武帝開渭渠龍首渠（嚴熊穿渠得龍白骨）白渠此皆古渠嗣茲以降渠不可勝數矣（吾東方言渠謂之洑）

漢崔瑗為汲令有澤不殖五穀瑗為開溝漑稻萑蒲之地更

為沃壤民賴其利歌曰天降明君決渠作甘雨・按此以澤
為渠高者種穀下者灌水也
魏賈逵為豫州通運渠二百里名曰賈侯渠
隋薛冑為兗州刺史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
冑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百姓賴之
號薛公豐兗渠
唐強循遷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多渴死循教人穿渠
因以灌田名強公渠　溫造為朗州開後鄉渠溉田二千頃
民獲其利號右史渠
唐李頻為武功令有六門堰廢五百十年頻按故道浚渠

李棲筠為常州歲旱人飢為浚渠漸江流灌田遂大豐総

唐薛大鼎為滄州治無棣渠屬之海南浚治之商賈通行百姓歌誦又浚長蘆漳衡三河分泄夏潦水不為害歌曰新溝道舟揖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宋張綸為江淮發運副使居二歲增上供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漕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堤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錮鉅石為十䃭以洩橫流

宋蔣之奇遷淮東轉運副使歲荒民流之奇募民修水利以給食如楊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三溝用工至百萬漑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又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為

新河以避淮險自是覆溺之患
程師孟知河東疏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
黄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於良田
萬八千頃裒其事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入為度支判官
高賦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内開西流河繞州城而北注三塘
均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懼奔溢矧妄有開鑿乎昉執
不從後功竟不成
皇明陳幼學為中牟知縣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
幼學疏為河者五十七為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
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為築隄十三道障之 案此洩水以

為田非徒水以灌田也
朴大夏為宣川府使鑿山通渠灌茭芎為良田民名其渠如鄭白謂之朴公洑
鄭晩石為燕岐縣監縣北十里作大堤穿渠灌注五千餘頃堤在清州之境其始築也晩石親督之清人千百為羣敲不遜語折晩石所擄胡床晩石彎弓逐之清人不敢近堤成民賴其利至今稱頌
小[illegible][illegible]沼大曰湖澤其障曰陂亦謂之隄所以節水此澤上有水之所以節水也
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造鉗盧陂累石為堤旁開六石門

新河以避淮險自是覆溺之患
程師孟知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
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於良田
萬八十頃裒其事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八為度支判官
高賦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內開西流河繞州城而北注三塘
均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懼奔溢矧妄有開鑿乎昉執
不從後功竟不成
皇明陳幼學為中牟知縣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
幼學疏為河者五十七為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
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為築隄十三道障之 案此洩水以

為田非行水以灌田也

朴大夏為宣川府使鑿山通渠灌菱芎為良田民名其渠如鄭白謂之朴公洑

鄭晩石為燕岐縣監縣北十里作大堤穿渠灌注五千餘頃堤在清州之境其始築也晩石親督之清人千百為羣鼓不遜語折晩石所據胡床晩石彎弓逐之清人不敢近堤成民賴其利至今稱頌

小曰池沼大曰湖澤其障曰陂亦謂之隄所以節水此澤上有水之所以節水也

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造鉗盧陂累石為堤旁開六石以〻門〻

節水勢潭中有鉗廬王池因以為名用廣灌溉歳歳増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　後漢杜詩為太守脩復其業時人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宋趙尚寛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寛曰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古跡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絞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寛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乃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蕪復為膏腴増戸積万餘尚寛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

事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留于唐凡五年民
像以祀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車詩以美之　高賦知唐
州前守趙尚寬菑墾不遺力而蓁蕪者尚多賦繼其後益募
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
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
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州
為生立祠
召信臣為零陵太守好為民興利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
起水門堤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增加多至三萬頃為民
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

王景為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勺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　安豐勺陂孫叔敖所創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濱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

漢鄧晨為汝南太守郡有鴻郤陂已廢晨欲修復之聞許楊曉水脈署為治水掾使典其事起塘百四十餘里累歲大穩魚稻之利流衍他道

馬臻為會稽太守始開鏡湖築塘周回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頃至今人獲其利　曾鞏通判越州序鑑湖圖云湖周三百

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溉山陰會稽兩縣
十四鄉之田九千頃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其西曰
廣陵斗門曰新徑斗門其北曰朱儲斗門宋興民始為盜湖
為田者治平之間盜者凡八千餘户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
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為田顗又不
聽至以語詆之則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　案曾鞏欲復
浚湖為此圖詳其利害事竟不舉

後漢鮑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十餘
萬昱乃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魏鄭渾為沛郡太守郡界下濕興陂遏開稻田頃畝歲增租

八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唐張廵爲勸縣令治鸎脰湖築環之堤凡湖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堰水關其間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闔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爲之益總爲碶九爲埭二十堤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爲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爲二亭於堤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值　宋李夷庚知湖州時鸎脰湖多廢爲民因始定湖界起堤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池曰芥材砂朱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冐取之夷庚又命禁絶而湖始復　曾南豐廣德

湖記詳著鸎脰湖始末今姑略之

長慶中白居易爲杭州刺史浚錢塘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餘頃作湖石記曰若堤防如法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蘇軾在杭州修西湖狀曰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白居易爲刺史時西湖溉田千餘頃作石函記父老皆言以來十年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乞浚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父老魚鳥同泳䁥澤　杭州本江海之地水泉鹹鹵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作水六井民足于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

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湖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于江湖而潮獨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後蘇軾知杭州始浚二河以一河受江潮以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隄以通行者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修湖杭人名隄曰蘇公云

明道先生以上元縣主簿攝邑事歲夏塘隄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

苗枯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得大熟

張琳為省州修章伋所築通濟堰溉民田民皆曰前有章伋後張公　宋范成大知處州州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作通濟堰於松陽遂昌之間溉田二十萬畝堰壞已五百年矣公尋迹置閘以節啓閉至今蒙利　案閘者牐門也今漕船往來甬石左右如門設版瀦水時啓閉以通舟水門容一舟銜尾貫行設官以司之本是漕渠之所設今堤堰家亦以其設版瀦水以時開闔者通稱曰閘

宋洪遵知太平州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曲盡其方親

載酒餉饁恩義傾盡民安其勞後知婺州奏金華田多沙土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内陂湖最宜昇治遵令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爲公私塘堰反湖計八百三十七所

朱子在南康軍勸農文曰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汗去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爲修築如縣司不爲措置即仰經軍投陳功待別作行遣　朱子勸修築陂塘帖云陂塘淺淪處亦合併力開掘修築如有欠闕工料支貴閑諸軍縣借米喫用修築次年送納

許元知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

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漑田不待報汝之州
守遣吏按問元曰優民罪令可也漑田民萬餘頃歲乃大熟
東土名湖僅有七八餘皆淺小然且葑合矣不修矣
柳磻溪馨遠曰金堤之碧骨堤古阜之納堤益山金堤之間
黃登堤此是陂堤之巨者有大利於一方前古極一國之力
成築今皆廢缺所缺者不過數丈計其功不過千人一旬之
役比之初築不啻萬分之一無人建議深可歎惜若使此三
堤貯水十頃之陂則蘆嶺以上永無凶年矣　我邦大陂又
有咸昌之空骨堤堤川之義林池德山之合德池光　之慶
陽池延安之南大池今皆淤塞此守土者之責也

續大典曰各邑堤堰一從舊案打量堤堰司間間發遣郎廳抽栍摘奸冒耕者科罪(尺數內起耕並還陳犯者及監官色吏杖一百定配守令以制書有違律論)廢棄者守令監色並以不修河防律論(當渠引水處成他田被割則執其利土中代給)凡洑堰新築許民來訴守令親審果是衆民蒙利處論報堤堰司該邑守令出力助役　案法非不具而今國中陂池無一不廢棄也

金堤碧骨堤記云　太宗十五遣敬差官朴熈中與觀察使朴習又重修之其碑曰碧骨堤其內周七萬七千四百六步開五渠漑水田凡九千八百四十結九十五負五籍所載也其第一曰水餘渠(跨一水流至萬頃縣南)第二曰長生渠(跨二水流至萬頃縣西)

第三曰中心渠跨一水流至古阜郡北第四曰流通渠亦流入仁義縣西五渠所灌土皆饒沃是渠也自百濟新羅民獲其利二新羅訖解王二十一年始築碧骨堤至高麗顯宗時修完舊制仁宗二十一年癸亥又增修之我 聖上乙未春命觀察使朴習築修之奏發各郡民丁一萬名幹事者三百人起工於九月甲寅告訖於十月丁丑堤北有太極浦潮波奮激其南有陽枝橋蓄水汙下其用力自古為難今先於太極浦築堰以殺其勢次於陽枝橋豎連抱之木作柱加樑為木栅五橫填之以土又於堤防殘圯處悉皆登土填平又於堤內外栽柳二行以固之堤之下廣五十尺上廣三十尺高十七尺渠門望若卯甓矣中三渠仍修舊石柱其水餘

流通二渠之門斷石為礎立以槐柱又當兩旁石柱低陷處横設槐板内外着連環鐵索以舉門板其門廣皆十三尺石柱高十五尺入地五尺下面石鎔鐵錮之門入之兩旁鍊石為礎上施槐板為橋以通往來時永樂十三年也

漆原縣監朴命變應 旨陳疏論堤堰 批答曰田功之於水利且博哉荷鍤浚渠衣食億萬古今通然之道豈使白公專利觀於碧骨合德共儉等堤已然之設始餘可類推近日善謨十之七八在此一款更令申飭 臣謹按李春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堤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此月令文也宜倣此文毋歲季春

令諸道監司之臣董修堤防即行奏聞庶不至荒廢不治也

茶山筆談云所貴乎陂塘者芙蕖菱芡照映紅碧魴鯉鮒鱧泳游跳躍紅亭翠閣矗然臨水畫船彩舫泛乎葦柳不惟漑田為利也我邦陂塘皆在曠野之中數里之間都無居人既無監守任其盜竊淺無一葉之蓮深無三寸之魚掛屍停殯雜以糞穢亦陋俗之當改者也凡陂塘所在宜建精舍五六間以為書齋募得廉幹之士立之為村夫子選旁近秀才十餘人使為弟子與之監守以種芙蕖以養魚鼈其蓮子魚鱻咸定官價凡公私貿易咸酬其直以贍齋用蓄其羨餘以防浚築之費其或私盜魚鼈以肥一己者令一鄉聲罪庶乎湖

山之勝不至堙沒牧以時遊衍賦詩作文亦名士之風流也
土豪貴族擅其水利專溉其田者嚴禁
王濟補龍溪主簿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爲里豪輸課而專其
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亢旱之患
郭郊爲荊湖轉運使醴陵有豪族取民田以治居室上流有
古陂輒徙之田以蕪廢訟數十年不息公曰是不難辨以地
氾與圖視之一訊而服還陂於上流溉田如初 案地氾者
田籍也見周禮小司徒
崔時卨爲永柔縣令有德池周四十里瀦水灌田爲民之利
矣久守禦使歛毀防爲田公牒報監司以言其不可守禦使

挾貴勢摧陵監司爲属守禦使發軍官浚破隄防是秋一境
大儉公又報監司竟罷屯田

大典增例諸宮房各衙門稱以築堰修筒請調發烟軍者一
切嚴防犯者重勘宮房者嚴刑一次絕島定配中官杖配 續大典堤堰雖內司無得折受堰畓官屯陳告

若濱海捍潮內作膏田是名海堰

春秋傳楚司馬蒍掩鳩藪澤規偃豬襄二十五偃者堰也豬者瀦
也中國凡陂塘所築通稱堤堰而東語惟以捍潮衛田者謂
之堰我邦環海築堰為大政也

范仲淹監西溪鹽倉時以通泰海三州潮水皆至城下土田

作鹵不可稼穡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詔從之以仲淹為興化令專掌役事民享其利立廟祀之生子以范為姓　至化中沈起知海門縣海潮至冒民田起為築堤七十里西接范堤以障鹵潮引江水漑田田益闢民享啟業

王荊公鄞縣經游記云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鷄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八于瑞之開善院質明丙戌泊舟堰

下倉大梅山之保寧寺賀明觀所渠反洪水灣還食保寧院
賀明戊子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之
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宋張綸爲江淮發運副使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
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爲濤患
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
而亡小豈不可耶表三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泰州卒成
堰復逋戸二千六百州民利之爲立生祠

謝景初知餘姚縣築堤自雲柯而南至于某地截然令海水
潮汐不得冒其旁田

金九成廉介不受私謁初令定海壇葺捍海堤至今賴之號曰金公塘

申右相翼相為義州府尹築堰為稻田歲收穀數千斛以補民役　按凡諸宮勢家奸豪之民私自防堰者一切嚴禁見[illegible]上宜自縣官調民防築以補民役並見賦役篇今不再述

茶山録云築堰之法須用起重架以運大石又作捍潮之臺以殺潮頭蓋風潮之勢遠自大海直射堰面長城亦壞九泥莫論凡欲築堰者先定堰腰水深處乃離腰立六步當其潮來之口先築捍臺捍臺者三角臺也以其一角直受潮衝則潮撃此角其勢分為兩翼左右横走如斯之時其猛勢以殺其

臺之大小視潮之寬猛堰之長短無定度也此臺築基宜用二千斤大石非起重架無以庄心若是者其起重架亦設滑車鼓輪不可但以鉤衡起之也築臺既畢乃築堰基其堰亦不可平直如弦須行磬折形以其尖角為堰腰與臺相直乃自尖角斜折為左右翼各抵山根則其受潮不猛亦無衝破之病矣詳見田制考

江河之濱連年衝没為民巨患者作為隄防以安厥居

唐韋丹為洪州刺史築堤捍江長二十里疏為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隄吾屍其流入海矣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欲

薛平為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汎滑距城纔二里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捍速濡田七百頃于河南自是滑人無患憲宗

韋景駿為配縣令界漳水連年汎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築堤防遂無水患

宋胡宿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思之號其塘曰胡公塘　程師孟知洪州積石為江堤浚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無後患

陳堯佐為河北轉運使滑州水力捍甚人多濟溺公為堤捍水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初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以殺

其𥗥堤乃成又為長隄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公勞因號其隄為陳公隄　錢塘江隄以竹籠石而潮齧之不數歲輒壞陳堯佐乃議易以薪土言者以為非便丁晉公主之以黜公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隄乃成

宋陳襄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為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不踰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始北流民害始除

宋趙昌言知天雄軍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

籍府兵負土增隄以兵不滿千乃索禁軍佐役太宗手詔褒之

韓贄爲河北轉運使嘉祐間言四界首太古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又併五股河浚之

魯有開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

湯紹恩爲紹興知府山陰會稽蕭山三邑之水匯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擁沙積如邱陵遇霖潦則水阻沙不能驟洩良

田盡成巨浸當事者不得已决塘以瀉之塘没則憂旱歲苦修築紹恩遍行水道至三江口見兩山對峙喜曰此下必有石根余其於此建閘乎募善水者探之果有石脈横亘兩山間遂興工先投以鐵石繼以籠盛甃屑沈之未半潮衝蕩不能就恐讒煩興紹恩不為動禱於海神潮不至者累日工遂竣揔五十餘尋為閘二十有八以應列宿於內為備閘三曰經溇曰撞塘曰平水以防大閘之潰閘外築石隄四百餘丈扼潮潮始不為閘患刻文石閘俾後人相水勢以時啓閉自是三邑方數百里間無水患矣士民德之立廟閘左歲時奉祀不絕

陳鋼為黔陽知縣縣城當沅湘合流毀沒壞廬舍鋼募人採石甃堤千餘丈水不為害

龐嵩為應天通判江寧縣葛仙永豐二鄉頻遭水患居民止存七戶嵩為治堤築防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召貧民佃之流離盡復 明史

金泌振為原城縣監治近水舊有防以避汎溢至是水穿防走民居一朝而流下百餘家公急懸賞購善泅者拯之死者亦少水去議欲築吏民憚勞皆謂今歲之水不常有公曰今不早治後必為患遂調戶丁及僧徒日二千人曳石凡七日堤成規制更高水患永息

李積為盈德縣令邑居為川水所齧公私有墊溺之憂為築
堤以禦其衝別開水道洩其流役月餘而畢水患由是永絕
大明律曰凡盜決河防者杖一百故決者杖一百徒三年盜決圩岸陂
塘者杖八十若毀害人家及漂失財物淹沒田禾計物價重
者坐贓論　凡不修河防及修而失時者提調官吏各笞五
十　若不修圩岸及修而失時者笞三十因而淹沒田禾者
笞五十其暴水連雨損壞堤防非人力所制者勿論　案月令云孟秋完堤防謹
壅塞以備水潦亦此法也
漕路所通商旅所聚疏其汎溢固其堤防亦善務也
杜預鎮襄陽巴邱乃湖沅湘之會表裏山河實為險固荊蠻

之所恃也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
外通零桂之漕
隋郭衍為開漕 太監 部率水工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
潼關漕運四百餘里名曰富民渠
宋曾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澉導海水至邑下人以水道為利
號曾公浦
明翟溥福知南康府地濱鄱陽湖舟遇風濤無所泊為築石
堤百餘丈往來者便之
池澤所産魚鼈蓮芡茭蒲之屬為之厲守以補民役不可自取
以養已

月令孟冬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案天子之尊猶不敢重賦池澤以取民怨况守令乎牧之陋者每云毋蔑我躬遑恤我後竭澤以漁以供一飽遂使鯤鮞絕種而蓮子蓮根菅蒲之屬取之無節亦不厲禁故國中陂池皆空澤而已此豈非民牧之羞哉宜於澤旁置舍為守說見前凡有所用皆給本價設為約條俾後人導斯亦不 棄之義也

奇虔為延安府使有大池産鮒公私漁取弊及民人以鮒魚塚嘲之公為宰曰烏可以口腹傷庶遂絕不食非賓燕禁勿入署州人大悅華苑雜記墓碑

土亭李之菡為牙山縣監問民疾苦有以魚池為苦蓋邑有養魚池使民輪回捉魚以納民甚苦之之菡乃塞其池永絶後患 按問於延安則南大池痼弊也問於堤川則義林池痼弊也鮒魚固美矣何至竭澤以為病采夫惟不息之過也象山録云灉水徑文城堡南西趍涓水魚蟹之所産也官以錢數百兩派給沿江之民使之興販取其子錢以貿江魚以支官供用既無節吏又私求為沿户之病遂罷之雖巡使到府悉令市貿亦不至闕事也凡在水沿者想多此例